



中亚简史



耿世民 译
〔苏〕维·巴尔托里德著

中 亚 简 史

〔苏〕维·维·巴尔托里德 著
耿 世 民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 亚 简 史

〔苏〕V.V.巴尔托里德著

耿世民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frac{1}{2}$ 印张

1980年6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1098·12 定价：0.45元

译 者 的 话

《中亚简史》的作者巴尔托里德 (V. V. Barthold, 1869—1930 年) 为俄国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苏联著名的土耳其斯坦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专家。1896 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 1912 年起为俄国科学院院士, 生前曾多次到中亚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巴尔托里德著作很多 (总数超过四百种)。关于中亚历史的主要著作有《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文化生活史》、《土耳其斯坦简史》、《七河史》、《中亚景教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以及关于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民族的简史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和其它伊斯兰国家、地区的著作有《伊斯兰世界》、《伊朗简史》、《伊朗历史地理》等。作者的许多主要著作曾先后被译成英、德、法和土耳其等文字。

本书原名《土耳其斯坦简史》, 为作者二十年代初在土耳其斯坦大学的讲义, 1922 年在塔什干出版。书中简述了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从古代到 19 世纪的历史, 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土耳其斯坦历史各个时期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在沙俄侵占前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 由于作者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书中所论述的主要

是统治阶级和征服者的政治历史，对劳动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少提到。书中在一些地方还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历史学界曾广泛流行的关于东方“永恒的封建主义”的观点。此外，作者在本书中虽未象苏联政府那样露骨地宣扬沙俄兼并中亚地区的“伟大进步意义”，但也未对沙皇俄国的殖民侵略活动进行深刻揭露，一些地方只是一笔带过。

此外，由于本书多处涉及到我国新疆地区，所以对我们研究新疆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英译为米诺尔斯基夫妇（V. and T. Minorsky）。维·米诺尔斯基也是英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著述甚多。本书英译本出版于1956年（1962年再版），收入《中亚史四讲》（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第一卷中。

1966年出版了此书的日文译本，书名《中央亚细亚史概说》，译为日本中亚史专家长泽和俊。

中译本根据1956年英译本译出，并根据1963年出版的《巴尔托里德文集》第二卷第一分册俄文原文进行了校订，改名为《中亚简史》。除原书和英译本注释外，又选用了巴氏文集俄文版编者的若干条注释。

此外，为便于了解和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我还特别从巴尔托里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一书中摘译出有关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历史的部分，作为附录，供有关方面参考。《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为苏联巴尔托里德氏192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讲学稿。土耳其语译本出版于1927年。1935年由Theodor Menzel氏译为德文，在柏林出版，题作《12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德文译本因经巴氏本人审订过（除最后一讲因作者去世未来得

及外），所以在学术界比土耳其语译本具有更大的权威性。1945年出版了法文译本。德译本出版时又由德国东方学家舍德（H. H. Schaeder）补加了一些注释。此书中有部分，皆据德译本译出。为了查对方便，译文旁边标上原书（德译本）页数。另外，德文本有时行文过于简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补加一些字句，放在圆括号内。读者欲看全书，因我教学繁忙，水平所限，只好另待他日，求诸高明了。

耿世民

1976年6月于北京

目 次

一

古代的土耳其斯坦·····	(1)
中亚的希腊人·····	(3)
游牧民的移动·····	(4)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8)

二

阿拉伯人的征服·····	(13)
突厥人·····	(20)

三

黑汗王朝·····	(24)
哈孜那朝和塞尔柱人·····	(28)
西辽·····	(29)
花刺子模沙·····	(33)

四

蒙古的征服·····	(36)
------------	------

屈出律·····	(37)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沙·····	(39)
蒙古对土耳其斯坦的征服·····	(42)
长春真人的旅行·····	(46)

五

成吉思汗后裔·····	(48)
中亚蒙古的统治·····	(52)
察合台汗国·····	(56)
阿米尔统治者·····	(58)
花剌子模·····	(59)

六

帖木耳·····	(62)
帖木耳后裔·····	(68)

七

乌兹别克汗国·····	(71)
十八世纪·····	(73)
十九世纪·····	(74)

译名对照表·····	(76)
------------	------

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摘译）·····	(92)
---------------------	------

古代的土耳其斯坦

俄国最南部地区土耳其斯坦很早就被卷入古代世界文化交流中。我们关于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知识可以追溯到比土耳其斯坦更早的时期，但这些城市作为外族居留地来说，对当地文化生活并未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在外高加索只有一些边区曾受到亚述文化的影响。外高加索各族中只有阿尔明尼亚人作为波斯诸王的属民曾被提到过。当时他们主要居住在现在俄国版图以外的地区，即今波斯或土耳其境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①和伊比利安人的最早记载仅见于庞培^②征战时代（公元前1世纪）。

土耳其斯坦的古代居民（包括定居的^③和游牧的塞种人）与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君主国的波斯人一样，是属于伊兰人

① 在阿尔明尼亚史料中写作阿尔万克（Alvank），指住在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库尔河下游的民族。——英译者

②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为罗马前三雄之一。——汉译者

③ 即外里海地区的安息人、大夏人（本尔哈卜河沿岸地区也属大夏）、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和扎拉夫尚河流域的粟特人。——英译者
英译本在此书古代部分中把阿姆河、锡尔河分别译成 Oxus（乌浒水）和 Jaxartes（药杀水）。为通俗起见，汉译文从俄文原本分别译为阿姆河、锡尔河。——汉译者

种。伊兰人的原居地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现存多数材料表明，伊兰人象后来突厥人一样，是由东向西推进并从中亚进入东欧（黑海的斯基泰人）和波斯的。波斯的前伊兰居民的残余在东北部很早就已消失，但在西南部则残留较久。有理由认为，这种前伊兰居民与所谓“雅非特成分”^①（即前亚的非闪族居民，其现代遗存为格鲁吉亚人及其它一些高加索族）有亲属关系。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近来确定在坎巨提（兴都库什山南部）存在一种“雅非特”语言^②。不清楚这些“雅非特成分”是该地区的土著，抑或是从西方迁来的移民。

在波斯西部，伊兰人曾受到有文字和国家组织的民族的影响。他们又把这两种东西传给了其东部的同族人。可把伊兰人进入前亚与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兰克人在西方熟悉了高卢的国家联合体观念，并把它带到东部日耳曼国来。

在中亚伊兰人独立文化生活的早期阶段，花刺子模人曾起过显著作用。近来证明，后来成为伊兰人民族宗教的拜火教源自花刺子模。从希罗多德书中（Ⅱ，117年）也可看到，早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花刺子模在中亚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事实符合一般历史现象，即文明大都首先产生在大河流的下游一带，例如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如此。

之后，文化的领先地位从花刺子模转到了大夏。那里有波斯阿赫买尼德朝的总督驻扎，并从那里传播了印度文化的影

① 此为马尔（1864—1934年）首次提出的用语，已陈旧。——英译者

② 洪扎和那加尔德地区的布鲁沙斯基语只能在某些句法结构方面可与诸高加索语作比较。——英译者

响。

中亚的希腊人

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帝以前关于中亚的记载是微不足道的。大流士的波斯碑铭在历数被波斯人征服的地区时，关于征服本身和那里发生的事件都语焉不详（安息和大夏例外）。但大流士陵墓上的浮雕像可说是“具有特色的、有价值的民族学博物馆”^①，其中雕有帝国所有民族的代表，也包括中亚各族，都着本民族服装。

花刺子模人和印度人都参加了克塞尔克斯对希腊的征战，亚历山大时代，在花刺子模和印度都存在不受波斯管辖的统治者。这个事实表明，在东方，帝国的版图有所缩小。

我们关于土耳其斯坦的最早地理知识要归功于亚历山大的征战活动。但也仅限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沿这两条河流的中游一带地区。即使在稍后时期，希腊人关于这两条河流下游仍持有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这两条河流是注入里海的。东部伊兰人的文化发展远逊于西部伊兰人。这方面粟特人又低于大夏人^②。不过粟特人那里也有城市，虽然规模小些。亚历山大曾不得不攻下许多“设防坚固的地方”（*erymata*），即当地占有土地的贵族城堡。这些城市之一的名称——马拉坎大尚残留在今萨马尔罕一名中。当时有

① 此为魏斯巴赫在其《大流士墓上的楔形文字碑铭》一书中的用语。关于浮雕像可参看萨尔和赫尔茨菲勒德的《伊朗的浮雕像》一书。

② 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表明，巴氏低估了古代东伊兰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水平。——俄编者

关于大夏产米的记载，但没有关于粟特地区农作物品种的记载。在锡尔河以北似乎既不存在城市，也无农业。许多地理学上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因为不论是亚历山大的征战日记（依其命令是记有的），或是有关其战事的原始材料，都未留传下来。

在亚历山大及其在亚洲的后继者塞流克朝统治下，一些新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城、安提奥赫城、塞流克亚城等）在土耳其斯坦建立了起来。一个安提奥赫城建在锡尔河的北部。两个安提奥赫城建在木儿哈卜河，后来它们各以下面的名子知名：上谋尔夫（今阿富汗境内的巴拉-木儿哈卜）和下谋尔夫。当安提奥赫·索特尔时代（公元前280—261年），谋尔夫绿洲周围曾筑有防御游牧民的长垣。这是中亚地区首次筑有这一类型的东西^①。独立的希腊-大夏王国在中亚建立后（公元前3世纪中期），仍继续修建新城市。当时粟特地区是它的组成部分。尤克拉提德王国（公元前2世纪）被称做“千城之国”。从亚历山大时代起与印度的密切关系也大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希腊-大夏诸王曾对印度产生过侵略意图。

游牧民的移动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大夏王国的北部和之后的南部诸地为中亚游牧民所征服。他们不久又征服了印度的若干地区，并在希腊文献中以斯基泰这个通名而著称。在同一世纪，开始了中亚与中国的交往。希腊-大夏王国的灭亡是同时见诸远东（中国）和西方（希腊）历史记载的世界史上的首次事件。

^① 苏联考古家发现了这些长垣的遗址。——俄编者

我们关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7世纪间的中亚所能知道的一切，几乎都取自中国史料。俄国比丘神父汇编了这些材料（《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圣彼得堡，1852年）^①。我们关于大宛（费尔干）、新疆定居区及中亚草原游牧民的最早知识也要归功于中国人。希腊人在粟特地区，中国人在大宛和新疆都曾看到很发达的农业和城市生活。中国人从大宛传入了葡萄和苜蓿的栽培方法。由于地近游牧民之故，大宛的养马业曾很发达。中国人为了得到那里的良种马，甚至曾组织过军事远征。另一方面，大宛居民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打制金银用具和铁制武器的技术。当伊斯兰教传入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手工艺在费尔干仍很兴盛。

两个游牧民族（伊犁地区的乌孙和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在这之前不久到达土耳其斯坦，这一点和导致希腊一大夏王国覆灭的民族迁移有关。中国史料没有提到东部与乌孙、南部与月氏接壤的康居在这次迁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未谈到康居是当地的原居民抑或是象其邻人一样的新来者。现已确定^②月氏就是当地钱币上和西方史料中Kush或Kushān^③族一名的汉语发音。该族的一部，即中国史籍上的“小月氏”留在新疆和阗东部一带。大月氏和小月氏又称做吐火罗。显然，Kush或Kushān一词主要含有政治意义，而吐火罗一词主要含有族的意义。吐火罗斯坦地区因吐火罗人而得名。这个地区当伊斯兰教时代在狭义上指巴尔赫和巴克克尚之间阿富汗北部地区，广义上指阿姆河上游左右支流的全部地区。从和阗东

① 1950—1953年又再版过。——英译者

② 这一问题现并未解决。——英译者

③ 即汉文史籍中的贵霜。——汉译者

部地区（这里吐火罗人曾住过）发现的佛教文献的语言来看，吐火罗人似为亚利安族^①。乌孙和康居的族源尚不能确定，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但又提到似为游牧民征服的农业区的小王康居领地。这些农业区应位于塔什干附近、花刺子模、扎拉夫尚（卡特—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及卡什卡河流域（沙赫里萨卜孜附近），萨马尔罕在公元5世纪前尚不见于中国史籍。这点符合希腊史料的记载，那里说萨马尔罕曾毁于亚历山大。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萨马尔罕周围地区在几个世纪中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以及扎拉夫尚河谷的文化中心移于卡特—库尔干附近。这个基于希腊和中国史料上的结论也为某些考古学材料所证明。

中国到前亚的商路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稍后它成为中国丝绸出口的主要通路。希腊—罗马的玻璃和琉璃也通过同一道路输入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玻璃工业在中亚发展了。同时在东方的影响下，当地金属工业也获得了发展。波斯先是在安息朝，稍后在萨珊朝时代，曾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曾力图阻碍中国与罗马帝国间建立直接关系，藉此来保持其商业居间人的有利地位。在萨珊朝时代，波斯人握有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陆海通道。萨珊朝波斯、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以及希腊—大夏文化的余波对提高中亚伊兰人，尤其是粟特人的文化水平起过作用。

那个时期中亚的政治生活只限于当地统治者（尤其是在新

① 这个问题尚在讨论中。——英译者

近十几年研究表明，公元前2世纪侵占大夏的吐火罗人的语言应属东伊朗语的塞语组。它与其文献在新疆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并不接近。——俄编者

疆)之间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游牧民的入侵和征服。除当地统治者外,中国人有时也进行反对游牧民的斗争。公元5世纪时,土耳其斯坦的南部为哒哒(Haytal^①,即希腊史料中的 Hephthalites)所征服(他们也似为伊兰族),于是“贵霜”一名就转用来称呼他们^②。粟特人也臣属于哒哒人。哒哒的牙帐设于巴达克尚山区。他们对印度的进军未获成功^③。根据史料,6世纪中(563和567年间)哒哒王国为突厥人所征服。后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从中国北边到波斯和拜占庭边境的极其广袤的游牧帝国。这一点说明,为什么我们关于这个帝国的史料一方面来自中国,另一方面来自波斯、希腊和阿尔明尼亚。这个时候,游牧的伊兰人最后被赶出中亚。到7世纪时,伊斯兰教徒在那里已碰不到他们了。定居的中亚伊兰人,即粟特人则善于利用突厥帝国的广袤和强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握有丝绸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庭之间使节的往还。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萨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和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直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④。在七河地区及锡尔河东部(这里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只见有游牧民),7世纪著名的旅

① Haytal 为阿拉伯语形式。读作 Habtal 更好些。——英译者

② 这一问题尚未解决。Kushan 一名似残存于兴都摩什(Hindukush)这一地理名词中。——英译者

③ 在取得巨大的、但不巩固的军事胜利后,北印度一度臣属于哒哒。——俄编者

④ 关于粟特人的殖民活动,参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新的研究有伯恩施坦、普莱卜兰克、克里亚施托尔内的论文。——俄编者

行家玄奘（629—630年）见有农田和商业城市。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唐代（从618年始）中国的政治势力达于顶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土耳其斯坦物质和精神文化较为详细的材料。例如提到卡什卡河和扎拉夫尚河河谷中水稻及玉蜀黍、小麦的栽培。在包括费尔干在内的三个邦国中见有公羊式的镀金王座，而在布哈拉王座则为骆驼式的。这些中国史料也为拜占庭使节的报道所证实。他们在突厥可汗的牙帐那里见有由四只金孔雀支撑的镀金王座，和并不劣于拜占庭出品的动物银像。显然，王座和动物像都是被征服的中亚伊兰人的制品，而不是突厥人自己制作的。甚至在伊斯兰统治的10世纪中，木做的动物像——马、牛、骆驼及其它动物——尚见于萨马尔罕的广场上。在庫沙尼亚①（扎拉夫尚河北，今卡塔-库尔干区）城附近有画有壁画的建筑物：北面墙上画的是中国皇帝，东面墙上画的是印度婆罗门和突厥可汗，而西面墙上画的则为波斯王和罗马皇帝。

突厥人使用的文字借自中亚伊兰人。公元567年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使节携去了一封写有“斯基泰字”的书信。最古老的突厥字母用于保留到现在的一系列碑铭中。其中最大的为在蒙古鄂尔浑河畔发现的、属于公元732年和735年的两个碑②。丹麦学者V. 汤姆森就是靠它们才得以解读出这种字母的。在俄文中两者（指字母和碑铭——汉译者）都因鄂尔浑两

① 即汉文史籍中的屈霜你迦，贵霜国，亦称何国。——汉译者

② 指著名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汉译者

得名。其它年代不详的碑铭（从字型来看较为古老，大约属7世纪）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①。字数不多的鄂尔浑文碑铭也在土耳其斯坦和塔拉斯河谷即阿乌里亚阿塔^②以南发现。这种字母来自粟特文，即中亚伊兰人的文字。最古的粟特文样品为在中国敦煌附近长城故垒中发现的商业文书。回鹘（即古代维吾尔）字母来源于粟特字母这一点比较肯定。从年代上说，回鹘文是突厥人使用的第二种文字。它因为为新疆突厥族起源的首批（？——英译者）定居民^③使用而得名。粟特文和回鹘文我们可从约属于7世纪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中看到。粟特语文献是用一种语言写成，但有方言的差别。不论是其语言抑或是方言都不能确指其地点^④。粟特语文献都是在新疆发现^⑤。那里由于气候异常干燥而使得从各地携来的文献保存得很好。

① 近年研究表明，叶尼塞河流域鄂尔浑文碑铭属于10世纪左右。——汉译者

② 即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江布尔城。关于在今吉尔吉斯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参见最近出版的论文集《吉尔吉斯新发现的碑铭》，伏龙芝，1962年。——俄编者

③ 指回鹘人。关于回鹘人是否为新疆第一批突厥族定居民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人认为公元840年回鹘人西迁新疆以前，吐鲁番盆地已有突骑施、拔悉密等操突厥语的人居住。——汉译者

④ 粟特语文献中的方言差别很小。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与佛教文献的差别是因为佛教徒粟特人保留了历史正字法的原则，而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分别使用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中的正字法更接近8—9世纪的实际发音。依李夫希茨的意见，粟特书面语的基础（如4世纪初敦煌出土的粟特语“古代书信”和木格山出土的文书所表明的）为萨马尔罕方言。——俄编者

⑤ 现粟特语文献也在粟特当地发现。其中重要的为木格山城堡出土的文书，属8世纪初，见《粟特文集》。——俄编者